宋史翼

宋史翼卷十二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福建鹽法道署福建按察使前廣東高廉兵備道加四級　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十二

傅自得　王趯　吳元美

張戒　霍箎　淩景夏

毛叔度　周操　沈介

傅自得字安道福建晉江人先世居孟州濟源父察官至吏部員外郎宣和末使金不屈遇害贈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師謚忠肅事詳宋史忠義傳察歿時自得方十歲建炎間隨母趙氏避亂南奔參政李邴見

所賦玉界尺詩大異之歸以女妻鄭時僑家泉州自得奉母從鄭居遂爲晉江人既長肆力於學文益進再試禮部輒不利用父死事錄補承務郎改充福建路提刑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撚性剛介好面折僚吏嘗委自得訟牒間相見則摘問以試之自得條析無所遺公撚喜甚自是一司事咸使決焉漳州兵擒漳浦賊華齊及其黨値公撚行部至漳安撫司檄令悉斬之自得爭不可且曰便宜指揮安撫司受之朝廷本司無所預今乃承之於安撫司可乎公撚悟命諸縣令鞫獄成以法誅首惡數人餘得全活尋丐閑

主管合州崇道觀秩滿通判漳州改判泉州差知興化軍初左僕射秦檜以自得忠臣子遇之甚厚然疑其負氣不爲已用自得試博學宏詞科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判代歸檜乃問語自得曰郎君文章從臣中所不及顧性大剛耳盍思所貶自得默喻其意力請便郡歸養檜銜之以故資序應典州而僅得知軍以去朝辭行有日會侍御史董德元探檜意誣劾泉州趙令衿贓私事下廷尉檜奏命自得體究自得以嘗同官辭不許至泉按驗無狀上其事復請毋更置獄令衿僅坐謗訕勒停自得復爲刑部韓仲通誣劾

罷知興化軍奪職謫居融州乾道元年右諫議大夫林安宅力薦於朝除知漳州命下爲言者所持守寢逾數月陳俊卿入爲吏部尚書列陳自得興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其辜遂再除知興化軍陛辭奏曰縣尉獲强盜七人以上與改合入官比年仕者僞獲一二眞盜妄捕愚民以充數箠楚所迫有至誣死而不能自明者臯陶稱大舜之德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人者固應死而不辜者豈可殺時朝廷方議重强盜之法以自得言而止自得去興化十四年而再至百姓爭出郊迎歡呼之聲滿道未三月丁母

憂歸自得以母老故仕宦未嘗出閩中在漳州任官舍有池亭日奉母飲焉忽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母甚愛之一旦飛去母鬱鬱不飲數月自得懼與妻共禱於神禽復來集比自得去乃已人以爲孝誠所感免喪造朝再除知漳州奏事稱旨留爲吏部郎中自得素以吏事擅能請竭力外官遷直祕閣爲福建路轉運副使尋除知建甯府移知甯國府有監酒官自言爲吏所悖者自得召吏詰之吏具言監官贓皐自得曰爾所言固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杖之吏不服自得立命械治悉得姦狀將論決袒其背則涅

皇帝嵩嶽四大字自得呼執鍼者雜刺涅乃論如律
閩郡怏之春雨水溢將決圩田自得募工築堤力捍
之而止秋大旱適將去郡獨請於朝蠲租十餘萬斛
復爲福建轉運副使臨安闕帥孝宗命執政選有風
力不阿權貴者爲之執政擬二人以進孝宗獨指自
得亟命召之先是自得嘗以事過三山副總管曾覿
來謁自得時其亡往報之及將赴闕漕閤門官子弟
有使本路而還闕者以職事來見自得往答則延入
便室置酒覿與從官數人皆在焉自得飲一巵辭遯
疾退覿大不樂自得嘗謂諸子曰仕宦當自結明天

子知其夭則由宰相列薦安能俯首權門求進耶由
是權貴多嫉之召命遂不行改除浙西提點刑獄上
章乞休不允移浙東未旬日有旨免官予祠主管武
夷山沖祐觀淳熙十年卒年六十有八積官至朝奉
大夫自得識慮高遠機警絕人少時閒朝廷奪劉光
世軍更遣呂祉代將歎曰是且敗事矣急移書刑部
侍郎曾開請如唐罷馬燧郭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
授以兵柄開然之將白宰相未及而酈瓊等叛書巳
聞矣參知政事李光自得父執也罷政居會稽自得
往見之光以通家子弟待自得問曰子以老夫今日

之罷爲何如自得曰得失相半光問其故自得曰公初附和議而終以弗合去豈非得失相半乎光起握自得手曰公晦爲不亡矣金人犯淮甸黃祖舜方同知樞密院事自得以書抵祖舜論備禦方畧因策金有十敗其變必自中起書至不數日金主亮果爲帳下所殺祖舜以示同列且報曰何其策之明也弟自修子伯壽伯成（晦菴集）

王趯字彥恭□□人李光門人也紹興元年十一月充廣西軍畧幹辦公事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及收買戰馬十五年以朝奉大夫知雷州盡心民務督于

城圮壞乃䝿作外城以遏寇盜雷人賴之十八年胡銓爲知新州張棣訐奏編管南海命下棣選使臣游崇部送銓徒步赴貶人皆憐之至雷州趯廉得崇以私茗自隨械送獄且厚餉銓是時諸道望風招流人以爲奇貨惟趯能與人調護海上無薪粲百物趯輒津置之二十年趙鼎入界趯留鼎飯鼎轎壞趯假一乘屐四夫送行通判申朝廷秦檜委經略唐鄭勘輿地紀勝一百十八八月坐趙鼎李光貶責經過排辦迎送降爲右朝奉郎勒停趯既罷官寓居全州李光過全州謁趯貸錢千緡以二百緡隨行八百緡送歸家趯以八

百緡并家書遣門吏行門吏持光書赴秦檜陳首檜怒下邏大理獄榜掠備至二十三年十二月坐與李光通書及差兵級應副使喚除名送辰州編管二十五年十二月復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十六年知純州移知邵州二十八年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三十年八月改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旋知揚州三十一年爲兩浙西路提刑王明清玉照新志輿地紀勝一百十八繫年要錄一百五十八

吳元美字仲實福建長樂人宣和六年進士紹興八年左從事郎充湖州府學教授新唐書糾謬後序能以胡翼

之教訓迪常同知湖州州薦于朝汪文定集除太常寺主簿元美出入李光門下相與謀議十一月諫議大夫汪勃劾奏以左承事郎出爲主管福建安撫使機宜文字繫年要錄一百五十四參閩書元美嘗作夏二子傳其畧曰天以商代夏是以伊尹相湯而申其剿剝之罪當是時清商颷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於嗚條二子之族無大小少長皆望風殄滅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寢而鼓舞於清世矣夏二子者蠅蚊也其鄉人進士鄭煒得之持以告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權福州孫汝翼汝翼惡之抵煒罪煒怒走

行在訴元美譏毀大臣紹興二十年秦檜下其章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煒上檜啟有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實無意於事秦他皆類此二十年九月乙酉法寺言元美因與李光交結言事補外心懷怨望遂造二子傳指斥國家及譏毀大臣以快私忿法當死上特宥之除名容州編管卒於貶所二十六年復元官左奉議郎要錄一百六十一三十年八月侍郎楊椿年等八人言元美操履端方學問深博得罪故相巳死乞錄詔特與一子下州文學一百八十五

張戒字定夫絳郡人沈晦榜進士紹興初累官左廸

功郎夔州路關寨幹辦官以趙鼎薦五年三月召對上謂鼎曰戒禮貌生疎必未會大段歷任鼎曰自登第十餘年只會作縣令上曰論事頗有理然爲文未成就鼎曰如其人剛拙上曰和柔者多剛直者最難得乃改左承議郎國子監丞要錄八十七九月輪對進書一封九十三明日趙鼎奏昨日蒙降國子丞張戒所上書其言雖有過當小臣敢盡言如此亦不易得上曰戒因面對擿此書來上幾萬八千言朕孰覽之其間固有過當然其憂國愛君之心誠有可嘉九十三十二月除秘書郎七年提舉福建茶鹽一百十二旋召爲尚書

兵部員外郎八年正月以常同薦守監察御史因入對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爲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贅矣八年七月除殿中侍御史疏請外姑示通和之名內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不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眞宗無澶淵之捷仁

宗非慶歷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十一百二十一月戒言臣昨奏疏十二事陛下雖甚嘉納朝廷未嘗施行示弱招侮理在必然王倫遠回金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云江南是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曾不得爲孫權乎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金云詔諭臣不知所諭何事金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而來何詔諭之有臣觀今日金使之來與前日大異禮必不屈事必難從臣爲朝廷計上策莫若遜詞卻之其次且勿令遠渡

江先問其實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議定得其實而後進退之期尚可少折又曰臣自乙卯歲論戰必敗去秋凡三年而後驗臣今又論和必無成豈惟無成終必招寇亦願陛下姑記之又曰臣逆料其事只有四川及江北棄舍此復何詔諭之有又曰臣謂爲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非則亦可以招寇疏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一百二十三旋除司農少卿又上疏請留趙鼎詔以戒附下罔上出知泉州未幾罷依岳飛於江夏十二年十月羅汝

檝論戒深詆和議迎合趙鼎特勒停一百四十七秦檜死

二十七年五月復左宣教郎主管合州崇道觀戒坐

趙鼎累斥凡十九年至是得祠一百七十七

霏篪字和卿丹徒人紹興初京口當戎馬之衝民窘

於兵荒輕相賊殺篪父時爲府史雞初鳴上府道遇

婦人問府舍所在若將告變者篪父怪而問之不對

則告之曰吾府史也汝有謁於府必介我然後達且

天尚早麗譙未啟汝婦人旁皇其間能不爲邏者執

乎盍從我歸須辨色而入婦人以爲然乃攜之歸屬

其妻與爲賓主私問之婦人具言本良家子失身爲

屠家婢其家常市婢數十閉之空室遇夜輒殺磔其肉以售而其徒不知也我幸以篤實見信待以家人誠不忍殺戮之慘故乘丙夜其家熟寐縱羣婢而來以語於府幸府司聞而禁之龐父語之曰汝一朝釋十數人之死陰德實甚大但此事一白則是家無少長皆坐死又其家之親鄰及所與相貿買者皆不免無乃所活不足以酬所殺乎且汝意欲遏絕此事今其家以汝及羣婦之亡知事且露必遂遁去去此而遂之他則無所施是汝所活不可勝計陰德當十倍於前也婦人以爲然遂不詣府屠家亦逃去其患遂

絕未發生虎人以爲陰德之報虎少力學敏慧過人年二十首鄉貢一上擢隆興進士第授揚州泰興簿以才稱秩滿辟淮南節度推官從守以間言疏之時和好雖定而揚民懲創往事聞邊遽輒張皇無固志會密院調兵京口增戍山陽道出郡下守以搖動人情爲憂問計僚吏無對者咸云節推善謀守不得已延見問計虎曰此易耳盡以運糧爲辭具船瓜洲檄主帥令軍士到即登舟銜枚夜過守用其言軍至山陽無人知者守由是遂爲知己詔舉廉吏守及部使者皆上其名召對改秩知秀州嘉興縣嘉興邑大事

叢爲浙右最令始至吏欲其歷事抱文案魚貫而進日晏不能竟如是者累日龐識其意因下令吏辰起並抱文案立庭下須自竟乃退龐因隨事裁處飢即據案而食吏憊不自勝遂不敢弄以事龐亦計慮深遠處事詳密吏莫測其端倪催科分期會爲三聽民自輸過期乃追治先豪强而後貧弱由是吏不知勞民不知擾而賦入常先諸邑郡守有怙勢而來者督積負於諸邑皆唯唯聽命龐獨不可曰令可去積負不可得守亦不能奪其後諸邑皆坐苛斂罷龐獨免且以是知名代還進備邊十五策言當世急務除提

轄左藏庫遷軍器監丞光宗即位再以急務進議者以其曲盡防邊之術將使炎第行之除知盱眙軍以言者罷起知禮州遷利州路提點刑獄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卒於官虎少脫場屋刻意爲文尤長於詩有集京口耆舊傳

凌景夏字季文餘杭人紹興二年對策第二呂頤浩稱其詞勝張九成任紹興府觀察推官帥綦崇禮薦于上六年擢祕書省正字八年遷著作佐郎九年景夏與館職胡珵朱松張廣常明范如圭等六人共奏封事言和議非便秦檜憾之十年除工部員外郎檜

罷兵斥景夏知外郡及閑居凡十餘年二十五年檢
死二十六年除軍器監尋除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
景夏言紹興二十一年詔臨安府見推排等第依在
京例與免今有司乃以和買役錢難以減放止與西
北流寓人獨除土著人戶反成偏重土著流寓皆陛
下赤子德澤之施實先京師契勘兩縣在城營運浮
財物力所輸和買絹數止二千六百餘匹望依已降
指揮並與獨免庶使德澤無偏詔令有信戶部看詳
如其請遷中書舍人未幾直龍圖閣知撫州二十八
年知襄陽府二十九年知鼎州奏免程昌禹所增蔡

州官兵衣糧六萬四千餘緡詔減四分之一從宣州
三十年加集英殿修撰三十一年除吏部侍郎景夏
言慶歷三年編定勳臣二百四家逮建中靖國元年
續編一百一十六家許子孫陳乞恩澤臣竊謂崇觀
以來至陛下卽位經涉艱難衛社稷捍牧圉者畧而
未編亦一闕也望檢會崇觀以後勛業著于國史者
接續編定以勸忠烈事下吏部後不行十月扈從親征
三十二年奏論吏部七司有法有例法可按籍而視
例則散于案牘之中匿于胥吏之手官有去來不能
遽知故索例而不獲雖有强明健決之才不復敢議

臣愚以爲吏部七司宜置例冊凡經取旨或堂白者每一事已命郎官畫時擬定長貳書之于冊以爲例每半年則上于尚書用印給下如此則前後予決悉在有司之目猾吏無所措巧銓綜漸以平允詔吏部措置申省咸淳臨安志引紹興正論小傳戊午讜議中興繫年錄中興編年綱目

毛叔度江山人元符末應詔上書入邪等紹興五年進士調臨安府司戸參軍和議將變叔度奏疏曰臣竊見迺者藍公佐還自敵中王倫獨留遠近之情無不疑懼大抵國家所以待金人者不過二端曰戰與和而各有說也自宣和以來敵人常以反覆變詐困

中國陷我以土地要我以厚利一旦兵利得騁則長驅深入暴犯宮闕震驚陵寢邀遷兩宮竭取金帛中原之民肝腦塗地所謂不共戴天之仇何可和也然而梓宮未卜因山兩宮遠在絕漠如敵人革心易慮奉梓宮兩宮而歸之國家陛下亦宜含憤匿怨不得已與之和此一說也去年使人之來道路之言以爲其國主議之臣厭前日黷武之禍翻然改圖有休兵息民之意且其約日歸我梓宮還我兩宮一無所邀請陛下篤於聖孝不億不信含憤匿怨屈而與之和謂奉迎之使朝發而梓宮可以夕返也今閱時寖久

未聞屬車之音而使者見留反更有所計議援前日之約其言無不信者臣實惑之豈其權臣自相誅夷而前日之議遂變歟抑敵情詭詐復欲挾我所重依違反覆以罷敝中國歟如其前議既變則和好之事自無可望苟爲不然宣和靖康之間敵人已試之謀其迹較然不可不察也自艱難以來費用益廣根本所積不能有餘儻謂敵人要約未有顯絕中國之意猶欲遣使賂遺幸其革心臣恐使軺亟行而輕騎自出萬一歲時之間國用既虛邊備不戒敵人出吾之不意以犯江淮之邊未知倉卒何以待之伏望陛下

迫監既遠思患豫防慨然發憤明出宸斷修兵備以杜其窺測之漸謹財用以待吾軍旅之費無或贈送以伐其貪婪之謀天下幸甚秦檜方議罷兵惡其不附和議明年八月對移嘉州司戶參軍繫年要錄一百三十三百三十七參楊仲良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周操字元持歸安人紹興五年進士爲人氣岸磊落知徽州黟縣忤權要去職二十六年除國子學錄嘗輪對上意欲興武學以問操操歷以本朝建置之因對遂兼武學博士談鑰吳興志奏言武舉登科者除第一人與巡檢差遣外其餘例處管庫窠闕使一旦舍其

所管似非選錸本意乞下令樞密院措置高者籍記姓名任滿有績卽加擢用其次亦乞免充財穀之任各以財武自效從之要録一百七十四二十七年守尚書吏部員外郎二十九年出爲福建提舉常平茶鹽三十一年召爲監察御史繫年要録明年孝宗卽位拜右正言奏言設官必貴久任以責成效今則不然自丞簿數月望爲郎郎不數月望爲卿監利于速化人則幸矣職業不修國家何賴若監司郡守之數易則其害尤大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臣願自今內外除授之際恪意精選務在久任詔令三省遵

守又言去冬北騎退歸諸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節文奏功賞無限節乞下張浚陳俊卿如何措置以杜僥倖從之（繫年要錄二百）又奏方今彊國在彊兵彊兵在豐財豐財在節用乞躬行節儉以身先之隆興元年夏除殿中侍御史奏言建立長秋費用不貲方今軍旅未甯歲時荒歉望應奉繁文內外錫賜痛行裁抑（宋史全文）二年兼侍講知無不言無吐剛茹柔侮鰥畏彊之習臺風凜然（胡澹菴集外制）朝廷給成牒二萬道付諸路出鬻每道收錢三百貫操奏正是起夏稅之時若添此項愈見窘迫請減五千後孝宗亦聞其擾事遂已（宋史）

全文續資治通鑑論列龍大淵曾覿至十五章朝野雜記旋以左朝散郎祕閣修撰知衢州衢州府志進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知太平州廉勤愷悌政績著聞六年八月改知泉州進左朝奉大夫七年五月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必大玉堂類稿內制復召爲太子詹事操履道純固持論英亮周必大掖垣類稿六東宮加禮敬焉有奏議二百卷藏於家談志

沈介字德和德清人紹興八年進士十二年中博學宏詞科除勅令所刪定官談鑰吳興志參吳興備志十三年除秘書省正字以秦熺奏充本所編定書籍官十五年除

校書郎十七年爲司勳員外郎進吏部郎中二十六年兼權秘書少監中興館閣錄請以提舉秘書省印權納禮部並所搜訪書籍並歸本省官吏兼權者並罷從之閏十月面對言向者權臣好惡自己因事變更祖宗法令望詔大臣凡前日便文一切之制勿復施行從之要錄一百七十五十一月御史中丞湯鵬舉劾其欺罔出知興國軍二十七年以朝散郎知台州爲政有聲雨暘禱輒應嘉定赤城志旋召爲祕書少監二十八年充賀金正旦使繫年要錄一百八十宋史全文二十九年權吏部侍郎中興館閣錄兼權禮部侍郎三十年除中書舍人論罷蔡

京之甥葉林秦檜之黨王珪旋除吏部侍郎繫年要錄三十一年正月上封事論備敵之策畧曰繫年要錄附於三十年之末北盟會編作三十一年正月宋史全文作三十年九月今從北盟會編臣竊惟今日之慮莫若備敵之策爲急顧今大患有二一曰國論不定二曰威令不行二患不去雖備敵將有所不可也何謂國論不定備敵之策不過有三征也和也守也征固力所未能和則理難必恃亦守而已今邊候之書若有所聞則廟堂之上焦然以爲憂色動而慮亂旬月之間則又皆欣然忘其憂矣臣願陛下與大臣斷爲一定之論必專爲守无復異論又必一一而講

之曰地孰為要可以宿兵將孰為先可使當敵兵謹於陳糧謹於庾將守淮也將守江也越淮而戰斯守淮矣越江而戰斯守江矣雖用兵不可預料然是歟說者不可不講也何謂威令不行曩者秦檜盜權威福自己宸斷赫然收還權柄然三省樞密院奉行威令者也屬者朝廷命取劉寶軍二百以為黃魚埰之用訖不稟承而三省莫可誰何本兵之臣坐廟堂以選三衙之卒文符既下卻而不覩顧乃私還之而樞密亦未聞議其罰者萬一當敵欲望號召以為指臂之用詎可得乎臣願陛下明論大臣無多為令無輕

議令其有慢令者悉以上聞罰惟必行勿阿貴近如此則朝廷尊矣二患既除而後守之之策可言也守之之策其要有四一曰御將二曰訓兵三曰先聲以奪敵人之心四曰棄瑕以用度外之士何謂御將臣聞之善御將者莫若高祖今諸將之視信越計功角材豈可同年而語而劉寶手握兵柄至二十年志得氣盈傲視朝廷被其至此果何道也不過掠軍士之廩以利其贏詭尺籍之數以私其祿爲賈人之行以肥其室家既富矣於是爲市寵媚竈之術宦官之徒有所謂承受者爲之囊槖以利其貨爲之游談以久

其權士大夫平昔號為鯁亮者歎息而已未有敢言於朝者為今之策莫若罷其承受之官而黜其珍異之獻自然畏威聽命若謀之左右皆其黨也雖欲行之得乎何謂訓兵大將聽命然後精擇裨校各分以兵大則滿千小則滿百使其訓練才之能否將不可揜自通和之後訓兵之政漸弛今之諸將運土木以為技巧豈復使之執兵操奇贏以行貨坐市區以謀利豈復使之習戰緩急有用驅不素教之兵付之貪鄙慢令之將其禍可勝言哉臣願陛下萬幾之暇雖翰墨之習圖史之玩有益而無損者亦姑置之專以

閱武爲事二三大將諭以至意俾各條小校之能給以軍兵量其才而多寡之賦之以藝責之以日月而訓齊之軍爲幾校校習何藝陛下早朝而退引數校以角藝而嚴其誅賞不過一歲不患不爲精卒雖橫行天下可也況守備乎何謂先聲以奪敵人之氣適者敵人驅數百萬之夫爲城汴之役觀其舉措甚異臣謂及其未徙也爲計以奪之氣建康北距長江古爲都邑謂宜急下明詔爲巡幸之舉彼之未徙我不先動彼之將行我則前邁縱彼恃強能不疑乎一二年間我備修矣何謂棄瑕以用度外之士國家承平

日久崇尚禮義士大夫一行之失淸論不容顧於今日之用似未盡也朝廷之上淸望之臣自非才行兼全何以膺其選若理財穀治郡縣臨邊鄙校軍旅如此雖大過猶將用之願陛下責大臣以求才論臺諫以使過如此則賢才輩出何用而不可四策既行而勿奪於羣臣勿移於左右戰戰慄慄若疾之附身則社稷之危庶乎可安矣三十二年以左朝奉大夫知永州北盟會編參繫年要錄改知平江十一月除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姑蘇志隆興元年奏言四川宿兵三十年矣民力凋弊殆將不支欲望因

錢引之換界究失亡之總數勿以他補專用錫四川征斂之尤甚者詔從之全文廿四明年金人南牧談志起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鄂州兼鄂岳江黃軍沿江制置使介以親喪固辭不允盤洲集外制旋加權兵部尚書兼湖北京西制置使盤洲集內制招致銳士入備禁旅不以一毫擾民奉詔獎諭汪文定集內制介簡貴威重裁決無敢輒經外臺者王正功為轉運主管理或未安改之不疑介不以為忤更為之延譽樓攻媿集王正功墓誌乾道二年再知平江上諭以平江輔郡極難其人知卿政事特加遴選當為朕撫恤百姓均財節用使恩威並施如

常平錢米以備凶荒訓兵合精不必增補至於兵器亦令堅緻其眷遇如此盧熊蘇州府志四年移信州與趙師嚴爲代在任時州民常欲援往例有所求不獲遂謀亂介至誅首惡二人餘皆安堵歲饑賑貸有方民得不死是歲六月移潭州去官之日老稚扶攜隨行十餘里涕泣不忍舍西江志六年乞守本官致仕不允七年轉左中奉大夫周必大玉堂類稿生平著述奏議皆未編次談志

宋史翼卷十二終　男樹藩校字

宋史翼卷十三

誥授榮祿大夫頭品頂戴前分巡廣東南韶連道兼護理廣東按察使司按察使福建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十三

周麟之　劉度　鄭伯熊

芮燁 弟煇　唐仲友　沈復

張郯　王佐

周麟之字茂振海陵人館閣錄作江甯人紹興十五年進士治春秋授武進尉十八年正月應博學宏詞合格除左修職郎十九年十一月行太學錄面對言上庠敎漏弟子員滋多几席不足容非所以崇嚴奉而廣教

育明年詔修國子監要錄一百六十一旋兼權祕書省校勘書籍二十一年充勅令所刪定官旋以左承事郎爲祕書省正字兼中書舍人二十三年爲史才論罷以右宣教郎添差通判衢州二十五年奏言近者太廟生靈芝之九莖連葉瑞應卓絶令有司考故事特製華旂繪靈芝於上以彰偉績從之移通判徽州召爲著作佐郎一百七十明年升著作郎試起居舍人一百七一十十四七年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二十八年兼直學士院面奏徽宗實錄所載之事多涉國體與今日政令相關凡副本之在有司者宜謹其藏不許諸官

司關借及臣僚之家私自傳寫庶可以嚴宗廟尊朝廷郎日拜尚書兵部侍郎旋試給事中二十九年爲翰林學士修國史兼侍讀權刑部侍郎充金奉表哀謝使金主亮喜其辨利錫賚加厚燕之二日中貴人至館密賜金瀾酒三罇銀牛魚各一盤罇盤皆金寶器并令留之麟之歸以其物繳進上復賜之三十年二月甲戌以草普安郡王爲皇子詔有非朕敢私之語上讀之稱善權吏部尚書四月上書玉堂二大字賜之除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金亮將叛盟充奉表稱賀使乃上疏曰臣聞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待上智

而後知昔日之和議今日之渝平是矣方敵之許和也初豈有至誠惻怛之心哉徒以久戰而不休故其心厭盡力而不克故其志沮是以不得不歸之於和馴至於今垂二十年彼以無道竊位懼我與問罪之師不能當也彼沛然自大尙猶籍我爲援以安反昃亦未遽萌搏噬之意旣巫伋之行則以侈辭拒我矣秦檜死孽芽浸生屢詰行人以買馬渡淮之禁至罷榷場以絕南北貿易朝廷復遣王倫輩庶有以安之繼遭慈甯禍故泛使三出辭卑幣重禮厚而疑愈深比顯露狂謀不顧信誓欺天畔神敗盟必矣累日以

來側聽聖訓仰見廟謨雄斷不惑羣策唯是遣使一事遲回至今曉夕深思蓋有不可者七何則彼之所予我不敢受彼之所欲我不敢從使人到彼其將何辭以對其不可一也若日但守舊約彼必云故土已廢事當在我未可以禮義說其不可二也議事邀使已既指名遣非其人正觸凶怒其不可三也親征之斷矣於宸衷王旅戒嚴陸續進路事端彰著彼必聞之乃欲走驛輸誠是將翻以為詐其不可四也執政大臣預聞密論若加詰問難以飾詞避則為欺實對則賣國其不可五也南牧之衅陛下知之應敵之決

海內知之而反藉一介行李以解紛適足以款王師而誤大計其不可六也今天下無貴賤老穉智愚勇怯告之以用兵復仇則喜動容色告之以屈尊祈請則怒髮沖冠臣若昧於一行人情怫然或致王雲之禍草芥微軀縱死何益其不可七也爲今之計豈有他哉惟陛下法行天健堅定規模俟其來南盡銳奮擊天下助順必有成功昔周世宗征李景景奉表稱藩削去常制非不貶損自下而孫晟見戮終奪十四州而後止則卑巽之不足恃也世宗之盛德如是執殺使者而逞其欲況亮之伎忍乎若彼有速亡之形

我有恢復之冀存血氣者類能言之陛下審處而應之耳臣當竭智畢力協贊事機倘有搖尾乞憐復下穹廬之拜臣竊恥之且臣昨將命亮數詢詰樞庭事臣以翰苑異職爲解今待罪於是彼將復有問焉則無從致對蓄憤沸泄必殺臣而動兵兵端所由咎在臣敵雖闔門孥戮不足償責疏入上大怒有司諫梁仲敏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劾其懷姦避事罷與宮觀仲敏莘老再上章論之責授左朝散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要錄一百九十

劉度字汝一長興人自爲布衣修潔博習葉夢得任

藻皆以賢良方正薦周益公劉諫議集序紹興十五年進士談鑰吳興志除從事郎楚州州學教授二十八年入爲太學博士要錄參周海陵集二十九年除祕書省正字旋擢校書郎升都官員外郎中興館閣錄金人叛盟條陳三策談志三十一年以汪澈薦改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周益公集入對言王權初無寸功久叨重寄平居則虛名占籍噉壞軍政刻削廩稍剝下自豐一旦有疆埸之虞望風退縮歷陽之奔士卒尚欲回戰而權麾之使退一城軍民爭舟赴水死亡幾盡軍資戎器並以遺敵臣竊聞建隆中晉州刜罕儒戰死藝祖誅不效命者二十九

人成平中望都之役諸將有臨陣而遁章聖誅二十餘人此祖宗之成法也近自瓜洲之衂陛下以劉汜先遁竄之遠方矣況元帥之罪重于偏裨淮西之敗重于瓜洲則王權之誅豈可出劉汜下哉願稽藝祖章聖成法速正典刑以服人心以作士氣權乃除名瓊州編管三十二年轉左正言奏劾參知政事楊椿貪懦無恥爲湖北憲辛以三百千售一舉狀自登政府惟聽親吏貨賂請求椿遂罷又言恭覩詔書禁約苞苴近聞成閔入朝侍從卿監郎中閤門內侍皆有饋賂此例一開若不重禁他日將帥入朝必爭治苞

苴以相誇尙而挂虛名俯廩給必更滋蔓以充其求不可得禁矣況成閔此歸若有功而欲賞遠近觀聽必曰以賂賄而獲遷也若有罪而欲貸遠近觀聽必曰以賂賄而獲逸也不惟隳紊邦制玷累士風而成閔所以爲身謀者亦甚疏矣望揭榜朝堂今後羣臣輒受苞苴令御史臺彈劾重置憲典斷在必行又言今者回鑾願止取親行臨陣折馘執俘有軍功者推恩外一切常典所宜謹惜以革僥倖皆從之（繫年要錄）明年澈除參政度上言慶歷四年八月詔書輔臣所薦毋得除諫官請改外任從軍器監孝宗卽位陳春秋

正始之道自宗正擢諫議大夫平園續稿參談志繫年要錄時以龍大淵爲樞密副承旨曾覿帶御器械度進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潛邸舊僚宣召當有時隆興元年復上疏劾大淵輕儇浮淺憑恃恩寵入則侍帷幄之謀出則陪廟堂之論搖脣鼓舌變亂是非凡皇闈宴昵之言宮嬪嬉笑之語宣言于外以自夸嫮至引北人孫昭出入清禁爲擊毬旋舞之戲上累聖德伏望斥退又論京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用不能以公議勝私欲耳反復數百言尤爲切至乃詔大淵知閤門事覿權知閤門事度言臣欲抑之而陛下

揚之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臣欲使之畏戢而陛下示以無所忌憚是臣所言皆爲欺罔何面目尚爲諫官乞賜貶黜不報尋以所言失實改權工部侍郎度辭新命除知建甯府明年放罷宋史全文參宋史曾覿傳朝野雜記度前後凡上九十餘疏心平氣和理正詞直薄物細過未嘗屑屑至於大小之臣罹於過失必隨事以言平園續稿去國居里貧無戚戚之態有傳言鑑古五十篇雜文三十卷藏於家談志引舊編

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與其弟伯英齊名時人稱爲大鄭公小鄭公少慕呂申公范淳夫舅甥之爲人行

己一以爲法而論事則繫賈長沙陸宣公紹興十五年進士歷黃巖尉婺州司戶隆興初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出爲福建提舉魏王判宣州南面坐受屬吏進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可否之及伯熊除王府司馬遂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嫌疑之際或駭視聽又判能吏羊縮再役伯熊引吏人年滿歸農不得再應募條法不聽遂自劾去改江西提刑奉祠起知婺州入爲吏部郎官兼太子侍讀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方欲用矣每小不合輒乞去以直龍圖閣知甯國府移知建寧卒後謚文肅方秦檜擅國禁人爲趙鼎胡

寅之學而永嘉乃其寓里後進為所愚者尤多故紹興末伊洛之學幾息九先生之緒言且將衰歇伯熊兄弟並起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會師友警策惟以統紀不接為懼首雕程氏書于閩中由是永嘉之學宗鄭氏伯熊臧否人物最矜慎稱為方峻伯英言發借一介之善雖輩行懸絕必引進之伯熊恂恂謹孚少而德成悃愊無華無一指不本于仁義無一言不關于教化顧徇道寂寞視退如進敭歷中外不自陳年勞以求磨勘故卒不達弟伯英字景元資性俊健果決慷慨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必欲盡洗紹聖以來

舜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爲祿仕者也隆興元年進士第四人伯熊喜而笑曰予一日先我矣然伯英性剛自度不能俯仰于時甫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老乞養奉祠三十年不調竟不起當事亦畏其氣岸幸其自重不出無能害已爲幸不復徵也晚而朝議將以司幹處之伯英笑曰此冗官也吾方議當省之而身居之邪竟以疾辭論者以伯熊兄弟性行雖不同然並爲豪傑之士伯熊有集三十卷有六經口義拾遺有戇語有記聞伯英有歸愚翁集二十六卷

葉水心集鄭伯英墓志歸愚翁文
集序參宏治溫州府志隱居通議

芮煇字國器一字仲蒙烏程人紹興十八年進士與弟燁力學起家號二芮同入太學談志燁孝弟忠信博習修潔登第後每有慷慨憂時之志鄉里前輩如劉一止沈介諸賢皆敬愛之周必大芮氏家藏集序初仕爲仁和尉長河堰有龍王廟每祭則有蛇出或止香爐或飲於杯往來者謹事之堰歲數壞人以爲龍所爲燁疲於修築一日焚香設貢蛇果出於爐燁端笏數之曰有功於民者乃得祀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爲罪多矣無功有罪國法當誅即舉笏殺之應手碎是夕疾風甚雨燁處之自若齊東野語紹興

二十五年爲左從政郎（宋史全文）鄉人沈長卿作牡丹詩有訐以爲謗訕者引熾爲證廷尉捕治熾力辨其非長卿不任笞掠親書誣伏獄吏以示熾熾曰長卿誣伏則可熾豈敢誣證吏別摘熾尉仁和時所作詩有今作塵埃奔走人之句坐以怨望及應言上不言上（萬氏家藏集序）追一官武岡軍編管二十五年檜死復元官（宋史全文）除國子正三十一年除祕書省正字高宗將內禪殿中侍御史張震以熾名聞上曰是能爲古文者即擢監察御史（中興館閣錄參家藏集序）出爲廣東提刑以儒雅飾吏治（廣東通志）凡舊例供饋積至數千緡潛輸公帑歸

過曲江班郡縣史之乏給者乾道五年除國子司業旋升祭酒請祠優進右文殿修撰兩學生員祖道于計觀者太息八年卒年五十八煡恂恂自守未嘗與物競及當官而行則秉誼持正有不可奪之志和不違衆淸不近名不流不倚大率類此博通諸經尤長於易其說坎之象曰坎惟素習則在險不失其常險至方習亦復何及故初爻獨云習坎他爻則曰坎而已雖然習當出險乃復入坎窞者爲陰柔小才說也其論離卦九三曰日中必昃人生必死當如曾參易簀子路結纓怡然死生之際嗟則惑惑則凶矣至於

他文正大而詞達詩纔純粹而味永皆有德之言也
有易傳一卷詩四卷奏議二卷表啟書劄論說記序
雜長短句其七卷周必大家藏集序藏於家談志子及言立言
周益公集
璉弟燀字國瑞紹興十八年與兄璉同舉進士同年小錄
調桐川簿過倪偁曰與我游者皆有歌詩然珠玉之
賜不如藥石之貽偁曰建平吏黠民姦子何以處之
燀曰以嚴馭吏以恕待民奉公以勤律己以儉交同
僚以誠暇日讀我所未見書以增其所未至偁善之
氏族大全乾道初提舉浙西常平南昌郡志六年轉江西轉運

判官進對孝宗稱其所陳甚好諭以先正士大夫風俗文決獄訟文則漕運宋史全文燀抵任卻四方聘幣斥其貲置南昌養濟院以䘏貧者以廉節稱江西通志淳熙二年以朝散大夫提刑浙東四年以職事修舉除直顯謨閣召爲祕書少監會稽續志五年爲國子祭酒兼國史院編修俄以吏部侍郎同修國史中興館閣錄六年奏言吏部選法小使臣遭喪不解官給式假百日欲除緣邊職任及見從軍與歸正歸朝揀汰指使等官並軍功補授雜充出身人依舊少百日爲限此外小使臣如蔭補子弟宜守家法取應宗室武舉之類皆自

科舉中來自合悉遵三年之制從之八年又奏言集議惟強有力者是從不若令各爲議狀如論科舉則禮部祕書省國子監皆預宋史全文累官兵部尚書。誤志案刻本晦菴集誤陳爲棟案文中有芮公令爲吏部侍郎棟終於祭酒亦未爲江西運判今從通志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侍御史堯封之子堯封以清德有直聲仲友兄弟皆自教之成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兼中宏詞通判建康府孝宗時上萬言書論時政有曰兵力眩于虛數一患也敵情惑于間言二患也財力屈于妄費三患也官爵濫而輕與四患也和之與戰皆隨時應敵之方而非吾之至計要在不忘宗

社之仇先定立國之本時至則取而收之孝宗嘉納召試除祕書省著作郎疏陳正心誠意之學出知信州以善政聞移知台州嘗條具荒政之策請以司馬光舊說令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年豐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從之發粟賑饑抑姦附弱術浮粜以濟艱涉民利賴焉朱熹爲浙東提刑入州倅高文虎之譖劾之仲友即馳疏自辨時仲友已擢江西提刑熹疑王淮右之劾之愈力仲友遂奉祠仲友素伉直既處摧挫遂不出益肆力于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

蘄皆本之經史兼采傳注旁通午貫使時事相參形聲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各爲總說始終條理如指諸掌成百二十篇爲帝王經世圖譜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于心稽之聖經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于經灼可見之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痛闢佛老斥當時之言心學者從游嘗數百人仲友之書雖不盡傳就其所傳者窺之當在艮齋止齋之下較之水心則稍涓其淺深蓋如此所著曰六經解一百五十卷孝

經解一卷九經發題一卷諸史精義百卷陸宣公奏議解十卷經經史難答一卷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詳辯三卷地理詳辯三卷愚書一卷說齋文集四十卷尚有故事備要辭料雜錄諸種而其尤著者曰帝王經世圖譜十卷周益公曰此備六經之指趣爲百世之軌範者也又嘗取韓子之文合于道者三十六篇定爲韓子二卷婺書參周必大帝王經世圖譜序及宋元學案

沈復字得之德清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談鑰吳興志官左文林郎二十七年吏部侍郎李琳以文行兼美薦擢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乾道初以太常主簿賜對便

殿論古昔公卿身兼將相南巢之舉尹實視師東山之征周公專之漢之諸葛晉之杜預唐之李靖皆儒者之傑出乃今世之士大夫口不談兵緩急孰可任用孝宗悅除宗正丞（明一統志參明浙江通志）乾道七年以左朝請郎直龍圖閣兩浙運判權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八年正月除戶部侍郎（咸淳臨安志）一日登對孝宗問版曹財用幾何虧羨幾何夏一一奏對訖於所佩夾袋中取出小冊進呈無毫髮差孝宗大喜次日問宰臣曰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爲（癸辛雜識）九年正月遂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十月進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梁克家爲右相朝有大政必與復熟議而後行張說在樞密議多不合及克家去國復亦丐退不允復在告時待罪十二月遂罷爲資政殿大學士知荆南府淳熙二年改四川宣撫使五月召爲同知樞密院事旋出知鎮江府宰輔編年錄參宋史五月移知福州軍州事充福建安撫使周必大玉堂類稿內制以中大夫致仕旋卒十三年賜謚簡肅宰輔編年錄復以才能結主知分符總饟盡天下要劇處貳機庭建宣閫俱卓犖有成效其執政也張說以恩倖進同列多媚承之復凝然中立議論不少屈竟力

請去位有古大臣之風眞西山四鈆齋詩序

張郯字知彥和州烏江人少用兄邵出使恩授右迪功郎調開化尉兼主簿歷全椒令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建康府大府寺丞知眞州鄂州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主管建甯府武夷山沖右觀郯臨事前見逆決若燭照龜卜無秋毫疑滯他人極思慮不能可否者郯一言處之常有餘裕出守儀眞前守員琦獻羨錢八萬皆文具實不有一金郯到郡悉以實聞訖得免輸能詔兩淮守及部使者各上用錢券利害郯力言務用於西蜀全盛之地故能流轉然猶有弊今兩

淮凋瘵如此諸郡賴以給用度者不過酒稅新爲戰場無復土產可以貿易獨賴錢幣而已若用券商賈且不行何以爲郡上頗採其說因言眞爲楚揚之衝當城此郡以固人心度費緡錢十萬米三千斛而郡有上供與經制羨數可得大半止乞給降三萬緡發旁近屯兵二千人臣身自督役不再閱月可成既得請果以四十四日告畢樓櫓屹立而民不與知鄂爲江湖間一都會總領轉運及都統制三司鼎立都統入覲有營卒夜挾刃貸於富室脅使不敢言郯廉得之馳入提舉軍事張平家平素以兄事郯呼家人置

酒郯曰我來正欲飲但當得劫富民者行軍法乃快飲爾乎惶恐立捕治如郯言淳熙十年卒年八十有七渭南文集

王佐字宣子山陰人十八補太學生二十有一以南省高選奉廷對爲第一授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赴召爲祕書省校書郎時秦檜專政其子熺以前執政提舉祕書省館中或趨附之以爲捷徑佐獨簡默嚴重未嘗妄交一語嘗語同舍曰三館故事丞相與赤縣尉均爲學士安得妄自屈哉熺聞不能平嫉言者論去之檜死熺斥起家拜祕書郎

兼玉牒所檢討官遷尚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郎闕以
佐兼領秦檜妻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末用者自
稱冲眞先生佐駁之曰妾婦安得此稱向者誤恩有
司不能執爲失職今當追正然王氏封兩國夫人蓋
祖宗以寵親王之配及外家尊屬者何可輒引以階
僭柰當併奪之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而已後王氏
死卒奪先生號紹興二十九年二月拜起居郎以臺
評罷知永州徙知吉州皆有治聲除直寶文閣逾年
徙知明州隆興初以張浚薦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
房公事兼權戸部侍郎力辭不允仍兼侍講湯思退

以首相領江淮都督請以佐參其軍謀思退去位佐
亦罷以直寶文閣知宣州徙知建康府妖人朱端明
崔光生抉左道與軍中不逞輩謀不軌其約以春大
閱日起事佐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决事命捕爲首
者至前略詰數語即責短狀判斬之而梟其徒數人
於嶺外餘置不問寮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
見佐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佐方閱案牘治他
事延見賓寮乃退無一毫異於常日又徙知平江隆
興二府未赴會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賄前事未作已
而尋醫去而議者謂佐縱有罪坐削官居建昌軍議

者去上察守臣連坐未有佐比且數思其才復官主
管台州崇道觀俄起知饒州又復直寶文閣知揚州
入對留爲宗正少卿兼戸部侍郎史正志爲發運使
坐奏課不實論併罷佐逾年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爲
福建路轉運判官徙知潭州連進祕閣修撰集英殿
修撰淳熙六年正月郴州宜章民陳峒竊發俄破道
州之江華桂陽之藍山臨武連州之陽山縣旬日有
衆數千郴道連永州桂陽軍皆警佐奏乞荆鄂精兵
三千未報佐度不可待而見將校無可用者流人馮
湛適在州召與語曰君能有功不特雪前罪且遂爲

朝廷用北鄉恢復自此始矣湛請行佐曰請行易耳
今當不俟奏報以兵柄付既受此命即以羣盜授首
爲期一有弗任軍法非佐敢貸也遂檄湛帶元官權
湖南路兵馬鈐轄統制軍馬即日令湛自選潭州廂
禁軍及忠義寨凡八百人即衙教場誓師遣行仍命
凡兵之分屯諸州縣者皆聽湛調發違慢皆立誅又
出軍令牌付湛軍士所過有秋毫擾民及臨敵不用
命或既勝而攘賊金帛使得竄逸者皆必行軍法上
奏以擅遣湛待罪且請亟發荆鄂軍又私念湛有善
戰名賊必遁入廣南恐得勁兵過其衝而廣南非所

部未有以爲討會受命節制討賊軍馬而前一日又奉詔會合諸路兵乃合二命爲一稱節制會合諸路兵馬擬廣南摧鋒軍兵官黃進張喜分屯要害賊知湛至而廣南守備已嚴乃驅載所掠輜重由間道歸宜章轉運司聞之卽移諸州以爲賊已窮蹙自守巢穴毋以備禦妨農佐得報乃檄轉運司及諸州以爲賊未嘗敗何謂窮蹙其巢穴旁接三路七郡林箐深阻出入莫測何謂自守復奏言遣馮湛之後事方有緒若遽弛備賊必更猖獗愚民且有附和而起者非細事也因堅乞前所請荆鄂軍從之已而果聞賊方

作箭鏃甚盛遣人入谿峒買毒藥之可爲藥箭者佐
又奏向者連州受賊首李晞降賞犒備足未幾復亡
去爲賊今陳峒之次首領是也以此知不一意討賊
容其不死湖廣之憂未艾俟誅賊首而貸脅從未爲
晚上獨是佐策命佐躬至軍前節制佐即日戒行師
徒不譁耕隴市肆之人莫有知者既至宜章命湛以
四月二十三日移屯何卑山湛請進兵日不答惟給
以合符日符至卽行耳一日夜半始發兵符命湛及
鄂州軍統領夏俊明日詰旦分五路進兵賊初詐降
實欲繕治寨柵阻險以抗官軍佐得其情督兵甚峻

及馳入隘口賊果立寨橋未及成闘官軍至狼狽出戰旣敗又退失所憑乃皆潰走是日奪空岡寨駐兵十二渡斬陳崱李睎以下誅獲無遺詔以佐忠勞備著超拜顯謨閣待制俄徙知揚州平江府遂知臨安府進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進權工部尚書而尹京猶如故兼侍講久之進侍讀遂權戶部尚書知信熙十一年貢舉尹京逾三年會子病卒力乞奉祠命以寶文閣直學士出守佐復申前請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執母喪服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弟公袞字吉老亦以進士起家盜刼其母墓獄成盜不死公袞手殺之仕至左司郎中會稽志　孝義自有傳

宋史翼卷十三終

男樹韡校字